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五十八回 到黑店胡喬裝病 烏龍崗徐艾追賊

且說胡小記往下一倒，把店小兒腿一絆，往前一撲，撒手將盤子、碗全碎了。一怔說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喬賓過來說：「得了，瞧我這個哥哥，淨給我惹事。該多少錢，連碗帶菜，我給。」伙計說：「有你給就行，可誤了人家吃飯了。」喬賓說：「好人誰能夠？人家不答應，我去見見去。」伙計瞧著喬賓，就有三分的害怕，已然是摔了，也就無法了，說：「真是我的時運背就結了。」喬爺把胡爺攙起來一說：「你怎麼會躺下？惹的人家叨叨念念的。」大爺說：「哎喲，哎喲，我眼前一黑，就躺下了。誰叨叨我，跟他拼命。」喬爺說：「算了罷，你上裡邊去罷，別又碰了人。」喬爺上東邊坐著去了，胡爺換在西邊。上房間：「湯得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得了，教人家給碰了。」上房說：「要沒得就不要了。」伙計說：「得了，這就得了。」他也是願意早早的喝了躺下，買賣就妥當了。復又告訴櫃上說：「照樣再作一碗豆腐湯。」豆腐湯作好，攔上老湯，合上團粉，撒上蒙汗藥，倒在碗內，攔在托盤，灶上囑咐：「小心點。」伙計說：「病鬼挪在裡頭去了，難道好人還掉下凳子來麼？」出門的時節，兩手把著托盤，眼瞅看病人，走過了桌頭，仍是單撒手托著盤子。他想著不怕了，那知道就聽見「碰爬噉」、「撲哧」、「嘩喇」、「噉兒」的一聲，明是喬賓掉下板凳來，一聲是「碰爬噉」，是把盤子扔了；「撲哧」，是伙計躺下了；「嘩喇」，是碗摔碎了；「噉兒」一聲，是先前摔的那碗豆腐湯，正有個狗在那裡吃哪。伙計正爬的他身上，故此「噉兒」的一聲。那位就說了，這個事情太巧了。有句俗言：「不巧不成書。」閒話少敘。伙計起來說：「哈哈，你們這可是成心，瞧我這身油了沒有？病人躺下，我倒不惱；好人怎麼也掉下板凳來？分明你是給我個蹊子腳。不然，我也躺不下。」過去輪拳就要打。

你看喬賓爬在地下，紋絲不動。胡大爺過來陪禮，哼哼不止的說：「你看我罷。」伙計說：「我看你，誰看我呀？」胡大爺說：「我兄弟他有個毛病，本是個濁人，禁不住著急，一急就犯羊角瘋。這是為我又犯了羊角瘋了。」伙計說：「那有那麼巧！這是羊角瘋？你別冤我，也別說，我過去瞧瞧去。」胡小記說：「哎喲！哎喲！我這個兄弟病犯上來，不怕前頭是眼井，是道河，是火坑，他也就躺下了。」伙計說：「羊角瘋我摸的出來。要是羊角瘋，跟死了的一樣，渾身發挺，不過就是不涼。」過去一摸：「這是羊角瘋，真是羊角瘋。」

什麼緣故呢？他這腿搬也搬不回來，拍也拍不動，比直。伙計信了；其實全是假的，都是艾虎商量著合他們鬧著玩。他聽見要碗豆腐湯，「咳咳的迷子」，就知道是要下蒙汗藥，回去告訴：「他要下蒙汗藥，他端過豆腐湯去，大哥在桌子外邊裝病躺下，把他豆腐湯碰撒。他要再作呀，二哥裝羊角瘋，仍然碰躺下。他要是三回再作，我就進去。」

伙計連拍帶搬，一絲不動——喬二爺一按力，他如何搬的動？又一按力，他更拍不動了。

其實爬的那個竟笑，老不敢抬臉。伙計信以為實，說：「今天這個買賣真來的邪行。」

灶上問：「又摔了？」伙計說：「可不是，再作一個罷。你瞧，這倒真是羊角瘋。這不是攙起來了，又坐下了。」再看更好了，先前是一個哼哼，這才是兩個人哼哼了。這個「哎喲」，那個「哼咳」；這個「哼咳」，那個「哎喲」。「你們跑到這喊號來了，這不打人夯。」上房屋裡問：「豆腐湯得了沒有？」回答：「得了，又教病人碰了，這就得。」上房屋裡說：「我們不要了，得了，你們喝罷。我們明天開發錢，相公歇了睡了。」伙計說：「得了，你多少喝點罷。」「我們不喝了，關門睡覺了。」「瞧瞧，都是你們兩個，耽誤我們買賣。」

又聽見後院有人叫，說：「你們店裡有人沒有？走過一個來。」這個伙計抱怨那個伙計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進來人也瞧不見。」門上說：「沒有人。」那個又說：「沒有人，後院喊叫？」門上說：「沒有人，怎麼後院喊哪？我進去瞧瞧去。」這個何三拐過映壁來，聽後院耳房裡頭嚷哪。到耳房一看，見一個壯士，歲數不大，穿一身青緞衣巾，壯士打扮，拿著皮葫蘆蹲著喝酒哪。何三問：「你打那來？」艾爺說：「打我們那裡來。」又問：「上那去？」回答：「沒準。」又問：「你怎麼進來的？」告訴：「走進來的。」說：「我們怎麼沒瞅見？」回說：「你們眼神有限。」

「喝茶呀？」「不渴。」「洗臉哪？」「永遠不洗臉。」「吃飯哪？」「前途用過了酒。」「你是不喝呀？」「不喝，我這幹什麼哪？」「你是作什麼來了？」「上你們店內睡覺來了。」「我真沒見過你這和氣人。」「你是少見多怪。」「那麼叫我們幹什麼？」「我這有酒無菜，你給我預備點菜。」

伙計暗樂：「只要你吃東西就行。你要什麼菜蔬？」「要豆腐湯。」「還要什麼？」「我就剩這個大錢了。」伙計說：「可以。」出去嚷：「豆腐湯，咳咳的迷子。」艾爺叫：「走回來。」伙計回來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艾爺說：「要個豆腐湯，咳咳的迷子。」伙計就知道是黑道的人，說：「你是個『河』字？」說：「我是『海』字。」又問：「什麼『海』字？」回說：「比河大。」「我說你線上的？」回說：「是繩上的。」又問：「什麼繩上？」回說：「比線慙。」伙計就知道他不懂，說：「你方才說什麼叫『咳咳的迷子』？」艾爺說：「你講理不講理？」回答：「怎麼會不講理？你不講理倒是有之。」艾爺說：「誰不講，誰是個畜類。『咳咳的迷子』，是你說的，是我說的？你說完了，我跟著你學的。我還要問問你，什麼叫『咳咳的迷子』？」

伙計一想：「對呀，是我說得，倒教他問住了。告訴你罷，『迷子』就是多招胡椒面。」

艾虎說：「巧了，我就是好吃胡椒面。」廚房裡勺上一響，說：「得了，我給你取去了。」

不多時，拿來交與艾虎。伙計出去，走了五六步，就知道他準得躺下。又聽屋裡叫，轉頭回來，看他在那裡舔碗哪。伙計滿屋找，並無蹤跡，以為是灶上忘了攔蒙汗藥了。

艾爺說：「好迷子！好迷子！給我再要一碗，多攔迷子，越咳越好。」伙計抱怨灶上一頓。灶上說：「我攔的不少，這回你瞧著他喝。他若不當著你喝，他必是潑了。」伙計也會領了這個主意，就把豆腐送來。艾虎說：「這回可咳呀？」伙計說：「咳咳的很了。」艾虎故裝著拿起來就喝，伙計就在對面站著。又裝作怕燙，問：「你幹什麼呢？」

回答：「沒事，伺候你哪。」艾爺說：「你瞅著，我喝不下去。」伙計說：「是了，我走了。」把簾子一擡，走的沒兩步，一翻身回來，往裡一探頭，說：「哈哈，你真鬼呀！」原來是一掀簾子，往炕洞裡倒哪，倒完了，又裝著舔碗。沒容倒碗，又教伙計看破了。伙計說：「你倒是什麼事？」艾虎「撲嗤」一笑，說：「實對你說了罷，是個『河』字。我是好鬧著玩。」伙計倒不得主意了，盤問盤問他罷，說：「真是『河』字？」艾虎說：「可不是『河』字？『河』字線上的朋客，覓你們飄把子來了。景子外有號買賣，阻倒黏值，咳拘迷子，留丁留兒勢孤，先搬點山，然後兌盤兒。」這是賊坎兒話：「伙計，咱們是一個道上的朋友，尋你們頭來了，這號買賣，銀子多啦，在城外頭東南上，我一個人勢孤，我喝點酒兒，再見你們頭兒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就知道你是個行中人，你算冤苦了我了。我給你言語聲兒去罷。」艾虎說：「不用。我還有句話，你先給我帶了去。你們寨主是什麼萬兒萬兒？可就是問姓。」伙計說：「你不認的呀？」

艾爺說：「聞名。」回答：「外號人稱飛毛腿，叫高解。你要是初會呀，給拉號買賣，就不用提我們掌櫃的，那人有多少買賣到手，你給多少是多是少。你可想著我們點。你教我帶什麼話？」艾爺說：「附耳上來。」這小子把脖子一伸，艾虎的刀就出來，往上一翻手，「撲哧」的一聲，就結果了性命。艾爺又叫：「店裡頭有人？倒是過來一個呀！」

前面又來一人，進門就殺。又叫：「倒是來個人哪！」一連三個全殺了。第四個跑了，嚷：「耳房裡殺了好幾個人了！」艾爺追出西院，連前頭五六個人拿著傢伙，一圍艾虎。徐良也出來了。艾虎一轉身，就倒了三四個。眾人往後跑，叫：「寨主快出來罷！扎手！」艾虎、徐良跟著追殺，迎面高解帶群賊擋住。動手的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